

118

120



陳芳明作品集【文史卷】

殖民地 台灣

COLONIAL TAIWAN

HISTORICAL ESSAYS ON THE LEFTIST POLITICAL MOVEMENT, 1920-1931

左翼政治運動史論

陳芳明

FANG-MING CHEN

殖民地●台灣

左翼政治運動史論

陳芳明

本書榮獲
一九九八年聯合報讀書人
最佳書獎非文學類

陳芳明作品集【文史卷】3

殖民地台灣——左翼政治運動史論

Colonial Taiwan: Historical Essays on the Leftist Political Movement, 1920-1931

作者：陳芳明

責任編輯：胡金倫

發行人：涂玉雲

出版：麥田出版

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100台北市中正區信義路二段213號11樓

電話：02-2356-0933 傳真：02-2351-9179、02-2351-6320

發行：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

104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141號2樓

E-mail：cs@cite.com.tw

劃撥帳號：19833503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

香港發行所：城邦（香港）出版集團有限公司

香港灣仔軒尼詩道235號3樓

電話：2508-6231 傳真：2578-9337

E-mail：hkcite@biznetvigator.com

馬新發行所：城邦（馬新）出版集團【Cite (M) Sdn. Bhd. (458372U)】

11, Jalan 30D / 146, Desa Tasik, Sungai Besi, 57000 Kuala Lumpur, Malaysia.

電話：603-9056-3833 傳真：603-9056-2833

E-mail：citecite@streamyx.com

印刷：禾堅有限公司

初版一刷：1998年10月1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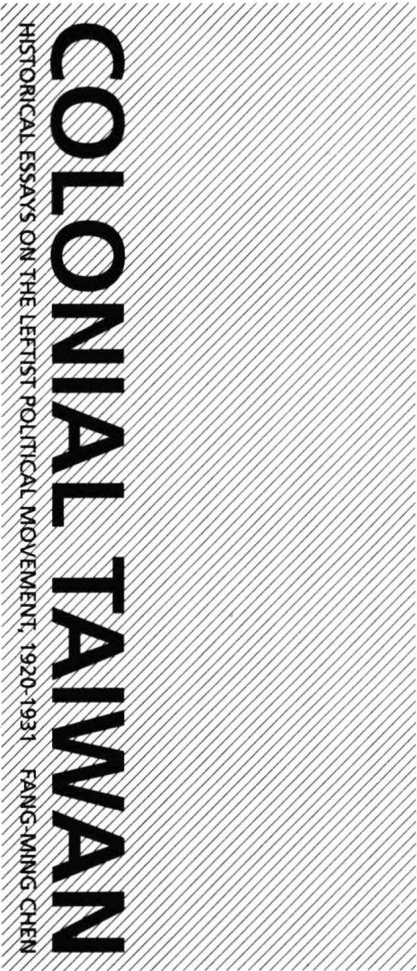
二版一刷：2006年1月1日

售價：300元

ISBN：986-173-022-2

版權所有．翻印必究（Printed in Taiwan）

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、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更換。



COLONIAL TAIWAN

HISTORICAL ESSAYS ON THE LEFTIST POLITICAL MOVEMENT, 1920-1931 FANG-MING CHEN

思考的斷裂點

——《殖民地台灣》自序

最早接觸到左派思想的書籍，是一九七四年秋天初抵美國的時候。現在回顧起來，二十餘年的時光已經流逝。當時的讀書環境，與今天開放的台灣社會比較起來，簡直是封閉而保守。不過，在一個到處是充滿禁忌的時代裏，祕密閱讀有關社會主義的書籍，自然富有叛逆與抵抗的意味。已經記不清楚第一冊拿到手上的馬克思讀物是什麼；但可以確信的是，在形塑我思考方式的過程中，那是非常重要的再出發。

我正式研究日據時期的台灣左翼政治運動，則是始於一九八〇年。那時，我投入海外政治運動已經相當深沉。對於台灣的政治困境，我總認為可以依賴時間來解決。然而，對於台灣歷史文化的問題，我認為必須具備更為執著而持續的人文關懷。我從來沒有天真地迷信過，政治可以解決一切問題。到今天，我還是持這種看法，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我會與一些政治人

物終於宣告分手的原因。不過，關懷台灣的人文議題，並不表示必須從左翼研究著手。我會選擇走上研究左翼運動史的道路，似乎有必要做一些說明。

當我開始學習如何思想的時候，應該承認的是，我與我同時代的知識分子沒有兩樣，都是以自由主義爲主要觸媒。那時，我還是一個歷史系的學生，在六〇年代的台灣社會猶豫徬徨。自由主義的思潮在那段時期特別蓬勃洶湧。從李敖主編的《文星》月刊所受歡迎的程度，大約可以測知當時自由主義風氣的流行。我在大學時代熟讀胡適的作品，後來又旁及殷海光、李敖等人的文字，才漸漸能夠理解自由主義的精神。這種右傾的思考，其實是不見容於當時的執政者。存在於台灣的國家機器固然是徹底站在反共的立場，但這並不意味它是傾向於支持自由主義的。由於這個統治機器帶有過分濃厚的法西斯主義性格，它對任何有違其基本國策的思想都一律予以查禁或鎮壓。因此，在那個找不到任何思想出口的年代，研讀自由主義色彩的雜誌與專書，雖然不能誇張地說是具有批判的精神，至少也已粗具一些政治上的膽識與勇氣。

大量蒐集胡適、殷海光等人的作品，是不是預告了我日後之朝向政治的道路，至今還是不能夠有明確的論斷。我在出國之後，就慢慢與胡適思想有了疏離。會發生這樣的疏離是有理由的，因爲在七〇年代中期以後我便專注於閱讀魯迅的全集。通過魯迅的思考，我被引導去涉獵社會主義思想的書籍。深埋在我腦海裏從未開發過的思維方式，從此有了出土的機會。

自由主義的最高目標，在於求得個人的解放；而社會主義的理想，則在於尋找階級解放的途徑。自由主義偏向於注意個人與政治權力之間的消長關係，社會主義則強調政治結構與經濟基礎之間的互動關係。最初，我很難理解社會主義究竟是在討論什麼。長期浸淫在反共教育與右傾思考裏，要找到認識右翼思想的突破點，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對我而言，《馬克思選集》或《列寧選集》是屬於生硬的書籍。使我開始能夠理解，都是透過一些入門書籍的媒介。讀過數冊有關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小書之後，再進一步閱讀《共產黨宣言》與《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》時，我似乎已能推想產生這些文字的社會背景與歷史情景。

如果說，左翼思考方式於我是一個新的出發點，那麼在我知識追逐的歷程上到底代表了怎樣的意義？我想這不僅僅是治學方法上的一種轉向，而且也是我整個政治立場上的一次斷裂。就治學方法而言，我過去只是耽溺於史料的堆積與考據，或者是以史料來解釋史料。接觸左翼思想後，我不再迷信史料高於一切，而漸漸注意到史料背後所暗示的歷史條件與社會結構。我開始警覺到，歷史上的政治事件往往可以聯繫到經濟性質與階級因素。這樣的思考，為我的知識訓練帶來新的紀律。我不再認為，政治運動是由少數人領導的，而是取決於歷史與社會條件的要求。能夠這樣去看待歷史問題時，我已經揮別了台灣歷史教育的陰影了。

就政治立場而言，我從前都謹守著改良主義的路線。所謂改良主義，無非是傾向於維護既得利益的階級，並且側重在合法的 (legitimate)、溫和的漸進改革。這種格局的思考方式，

使我不敢挑戰國家認同，不敢介入反對運動，不敢關心弱勢階級。如果一個社會的法律規範與道德標準，只是在為特定的階級服務，則所謂合法豈非就是合乎一個特殊階級的要求？左派的思考，開啓了我這方面的疑問。一旦在內心這樣追問自己，我意識到一場思想風暴已隱隱在釀造孕育了。投入海外政治運動時，我會把興趣放在日據時代的左翼思潮之上，絕非是偶然的。

我最初研究的第一位左翼運動者，便是台灣共產黨黨員蘇新。獲知他的名字，並非來自我所蒐集的史料，而是來自陳若曦在一九八〇年發表的一篇小說〈老人〉。這位老人在中國文革時期不斷寫自白書，只為求得政治上平反。那種驚心動魄的時代浪潮，使一位參加過台灣左翼政治運動的台灣老人，在中國的大海裏飄盪浮沉。這篇小說暗藏的歷史問題，逼我去認識台灣的政治前途。我的台灣史啟蒙老師史明，有一次在談話時提起這篇小說。他說，這位老人便是台共領導者蘇新。他的提示引發我無限的好奇，而終於讓我完成了一個長篇的蘇新傳記研究。

辨讀蘇新的史料時，我並不認為自己只在理解一位政治人物的生平，而毋寧是讓我開啓一扇巨大的歷史閘門。我第一次感受到歷史探險的滋味是什麼，也第一次體會到殖民地經驗的苦澀與荒涼。藉由蘇新的生命歷程，我發現了台灣共產黨的興亡始末；同時，也經由台共的盛衰史，我理解了女性領導者謝雪紅的角色與地位。這種覺悟是緩慢卻篤定的，最後還催

促使我完成一部《謝雪紅評傳》。

我的左翼政治運動史研究，前後橫跨了十餘年的光陰。如果沒有經歷如此漫長的洗禮，我是不可能建立自己的台灣史觀，也不可能擴張自己的視野注意到台灣左翼文學的存在，更不可能逼迫自己去研究女性主義與後殖民主義的理論。我在一九六五年進入歷史系讀書，如今卻在中文系執教。三十年的旅路，發生太多的轉折變化。在我的同輩朋友中，像我的生活如此複雜而跌宕，可謂絕無僅有。這段劇烈起伏的經驗，有困境，有磨鍊，也有掙扎。這是永無止境的遠行，不斷在向我的昔日告別。走到那麼遙遠的地方之後，我知道生命中總是有那樣一個決裂點。這一個決裂點，我可以確切指出，那就是七〇年代第一次捧讀左派書籍的剎那形成的。剎那的火花，改寫了全部的生命。

——一九九八年七月十八日 台北

目錄

思考的斷裂點

——《殖民地台灣》自序

5

第一章 左翼史觀的追求與塑造

15

第二章 謝雪紅的俄國經驗與台灣革命

29

第三章 林木順與台灣共產黨的建立

47

第四章 翁澤生的中共路線

99

第五章 蘇新的生平與思想初論

125

第六章 《台灣大眾時報》與《新台灣大眾時報》

193

第七章 台灣共產黨的一九二八年綱領與一九三一年綱領

215

第八章 左翼運動史與政治變遷

245

殖民地●台灣

左翼政治運動史論

第一章

左翼史觀的追求與塑造

後冷戰時期的左翼研究

台灣左翼運動史的研究，逐漸有萌芽的跡象。這種轉變，自然與客觀政治環境的調整有密切關係。戒嚴時期與動員戡亂時期的相繼告終，使台灣的言論與思想空間獲得前所未有的擴張。過去被劃為禁區的左翼史領域，次第受到研究者的突破。有關左翼史的解釋，雖然還未蔚為風氣，但是這方面的討論畢竟慢慢浮現了。

不過，左翼史在朝向開放的同時，相當程度的挑戰也隨之而來。在國際社會進入後冷戰時期的階段，蘇聯、東歐的共產陣營逐一瓦解崩潰，這種現象對左翼史研究構成了不利的條

件。隨著社會主義政權的垮台，許多台灣知識分子不免對馬克思主義產生懷疑，從而對於左翼思潮發展史也輕啓鄙夷之心。有一種流行的看法是，社會主義在人類歷史上既然是失敗的，這樣的思想似乎並不值得去探討。

對台灣知識分子而言，抱持如此的態度，當然是很不幸的。過去四十餘年中，高壓的反共政策迫使知識分子放棄社會主義的信仰，並且對馬克思主義予以敵視、排斥。不僅如此，有不少人因為左傾的緣故，遭到誣控、監禁、槍決。凡涉及左翼思想的書籍文字，都毫無例外受到查禁。在漫長的白色恐怖時期，社會主義在島上可以說被清除得無跡可尋，幾乎很少有人獲得機會去接觸左翼思想。

如今，禁區已經被突破了，社會主義反而普受貶抑，台灣知識分子終於還是錯過認識左翼思想的機會。當人類開始迎接後冷戰時期之際，左翼史研究還有必要去注意嗎？從台灣史重建的觀點來看，顯然是有必要的，而且是非常迫切的。

第一，社會主義的堡壘雖然在世界各個角落傾塌，中國社會主義政權仍然還繼續存在。台灣海峽對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，是一可畏的鄰國。它不僅在政治、經濟上有可能危及台灣，就是在文化方面也積極採取進犯的姿態。北京的決策者，有計畫、有系統地對台灣文學、台灣史學建構一套周密的歷史解釋。中國學者在採取左派觀點，分析台灣歷史過程中的政經結構，企圖剔除台灣與中國社會之間的歧異史實，而刻意強調兩個社會有同質性格，並進一步